

金匱玉函經

珍本古醫籍影印叢書

取書選編委員會

金匱玉函

常漢大書函
藏書

仲景 著

中醫古籍出版社

一
大 冊 編 號 10070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匱玉函經/(汉) 张仲景著.-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10. 9

(珍本古医籍影印丛书/曹洪欣主编)

ISBN 978-7-80174-791-4

I. ①金… II. ①张… III. ①金匱要略方论
IV. ①R22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0880 号

ISBN 978-7-80174-791-4



9 787801 747914 >

珍本古醫籍影印叢書

金匱玉函經

原著 汉·张仲景

責任編輯 黄 鑫

出版發行 中醫古籍出版社

北京市東直門內南小街十六號 郵編一〇〇七〇〇

印刷 揚州文津閣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二〇一〇年九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數 二百套

書號 ISBN 978-7-80174-791-4

定價 五百三十圓

珍本古醫籍影印叢書選編委員會

主編 曹洪欣

副主編 崔蒙 劉從明

編委 (按姓氏筆畫爲序)

伊廣謙 杜杰慧 孟慶雲 郝恩恩

萬芳 裘儉 鄭蓉

顧問 余瀛鰲 李經緯 薛清錄

序

中醫藥學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醫學科學的特色，也是生命科學中具有自主創新優勢的領域。歷代存留下來的中醫典籍是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其承載着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法、想象力和創造力。存留至今的珍稀版本（包括孤本、善本、精抄本等）中醫古籍有相當一部分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文獻價值和開發利用價值，保護與整理出版這些古籍是中醫繼承發揚最基礎的工作。

中醫古籍已經歷經滄桑、歲月磨蝕，再加之保存不善，現存的古籍已磨損非常嚴重，亟待搶救保護。古籍文獻是不可再生的珍貴資源，出於保護的需要，嚴格限制其流通和借用的頻率是必需的。而中醫籍珍本一旦退出流通領域嚴加保護，對中醫學術界來說，其損失是不可估量的：中醫藥寶庫的挖掘工作將因此停滯，大量的中醫藥學術研究工作將因此擱淺，中醫藥的繼承與創新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事實證明，影印古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方式。珍本古籍籍影印出版，不僅保護了珍貴的中醫文獻，而且能使珍本古籍化身千百，方便人們使用。做得好的影印古籍籍，其使用價值甚至要高於原書。

爲使珍貴中醫典籍保存下來，並以廣流傳，爲中醫藥事業的繼承發揚做好基礎工作，我院中醫古籍出版社積極組織了相關中醫文獻研究專家經過充分論證，從歷代中醫典籍中重點篩選出學術價值、文獻價值、版本價值較高的三十餘種亟待搶救的瀕危版本、珍稀版本中醫古籍，其中不

乏有列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古醫籍，整理形成「珍本古醫籍影印叢書」分期出版。為最大可能地實現珍貴古醫籍的文獻價值，最充分地發揮其中所蘊含的能量，中醫古籍出版社聘請了我院中醫文獻研究領域的資深專家對選編的每部古醫籍撰寫了提要，內容涉及其存世狀況考辨、學術價值評述、作者生平簡介等方面，真正實現其古為今用的現實意義。

在當前古籍出版市場疲軟的情況下，中醫古籍出版社堅持自己的出版方向，以「搶救行將失傳的中醫古籍版本，整理出版中醫古籍」為己任，為古醫籍的再生和傳播貢獻着自己的力量。「珍本古醫籍影印叢書」的出版，可以說是功在當代，澤被千秋，其影響將會是十分深遠的。「珍本古醫籍影印叢書」面世之即，樂觀厥成，爰為之序。

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首席研究員

曹洪欣

丙寅歲孟春於北京

內容提要

孟慶雲

《金匱玉函經》八卷，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清代起秀堂藏版，刊於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署漢仲景張機著，晉王叔和撰次，宋林億等校正。上海陳世傑懷三重校。此書稱經而命名『金匱玉函』，內容『與《傷寒論》同體而異名』，是《傷寒論》的別本。當代中醫文獻學家錢超塵先生在比較《傷寒論》諸種傳本後指出：「《金匱玉函經》是《傷寒論》最早傳本，亦可稱之為《傷寒論》之古本，它保存《傷寒論》不使亡佚，意義重大。」

此書以『金匱玉函經』為標題，是張仲景的著作在流傳中，不斷離析新編又殊受崇尚所使然。張仲景受師於同郡張伯祖，行醫於東漢末建安大疫之時，向學於《伊尹湯液》等方書，以自己的臨床經驗，結合以前代醫藥理論著作，於建安七、八年（202~203）完成了這部稱《傷寒雜病論》的光輝著作。《傷寒雜病論》著於竹簡。當時另一名醫華佗讀過此書後嘆曰：「此真活人書也！」後世以此稱仲景書為『活人書』。仲景在世時，寶重其書，章序不亂，條目完整。仲景於建安末年逝世後，由於傳抄者衆，歲月不寧，以致散亂。其後弟子王叔和出任太醫令，以整理乃師之書為大任，撰次了《傷寒雜病論》。

本書標署王叔和撰次。對王叔和學術貢獻的確認和對《傷寒雜病論》全貌乃至流傳過程的明晰，是二十世紀中醫學理論及文獻學的重大成就之一。有此成就一是文獻資料的豐富，除歷代各種版本信息得以共享之外，更有在敦煌發現了《傷寒論》的殘卷本和保存《伊尹湯液》的《輔行訣》。二是

得益於文獻學研究方法的進步，運用多重證據法，從文本流傳體系入手，突破了僅以章句、文字訓詁和注家的局限。三是有章太炎、余嘉錫、馬繼興、錢超塵等文獻學家的不懈努力，卓有所獲。

王叔和撰次《傷寒雜病論》居功厥偉。《後漢書》及《三國誌》均不載張仲景及其著作，後世是從王叔和的撰次中才始得知。是經王叔和的整理，仲景著作得以延傳。故有醫家稱「王叔和為張仲景之第一功臣」。然而自明代以後，方有執、喻嘉言之錯簡派，開始詆誣王叔和，以其為竄亂條文的「罪人」。由是而引起錯簡派與舊論派兩百多年的爭論。章太炎先生在多篇著作中考證了張仲景、王叔和之籍貫、年代、名字、號、官職等。在《王叔和考》中，據《千金方》之文字，指出王叔和名熙，高平人。又指出『《金匱玉函經》有詳略二本』，『其書成無己、許叔微尚時引其文，而元明以來不可見』。著名文獻學家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指出皇甫謐《甲乙經》其書撰於魏末，『而稱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是叔和之官太醫令，當在魏時』。又案曰：『以余考之，王叔和似是仲景親受業弟子，故編定其師之書』。並以其對方有執、喻嘉言的指誤為王叔和辨誣正名。馬繼興先生在八十年代從《傷寒雜病論》的編寫方式、結構及各時期的傳本系統，論及著作的流傳、修定與刊行。指出其編寫方式是由『論』及『方』兩類條文組成；全書內容分脈法、傷寒、雜病、婦人、小兒病及食禁六個部分，把《脈經》中的傷寒條文稱『脈經本』，《千金翼方》中的傷寒條文稱『千金翼方本』，以此為起點，闡述《傷寒雜病論》傳本的定型化及其演變。馬繼興先生的分析指出，《金匱玉函經》的祖本就是《傷寒雜病論》。錢超塵先生在九十年代，以近八十萬言的《傷寒論文獻通考》，全面系統地對《傷寒論》諸書加以研究考證，他稱《千金翼方》的傷寒條文為『唐本』，書中對《傷寒論》、『唐本』及『高

繼衝本』加以校注，對《金匱玉函經》的流傳史也予以考證。錢氏言：「今雖不敢確言叔和亦為仲景弟子，但私淑仲景，蓋無疑義。」錢超塵先生為訓詁名家陸仲達的六十年代研究生，陸仲達為黃侃弟子，黃侃師承章太炎。錢氏考證繼承章太炎先生的風範，以其深文周納，引舉繁富，語成定讞，使《傷寒論》的書傳和文理昭然大白。《金匱玉函經》一書，也在此通盤的闡述中赫然明晰了。

《金匱玉函經》最早著錄於北宋《崇文總目》和《宋史·藝文志》，但此書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即已拆分為數種，《金匱玉函》的標題也是東晉葛洪所命名。宋代林億等，在《校正金匱玉函經疏》中即指出，張仲景的書，曾經有《金匱錄》的稱謂。「故以《金匱玉函》名，取實而藏之義也」。丹波元簡在《金匱要略輯義·金匱玉函要略綜槩》中，對宋臣林億等這一做法的理由進一步加以考證。指出，張仲景書曾經稱《金匱錄》，是因為唐代賈公彥的《周禮·醫師疏》中有語：「張仲景金匱云：神農嘗百草，則炎帝也」。又因在《葛洪傳》中稱張仲景書為《金匱要方》，而在葛洪著作《肘後方》中則稱仲景書為《玉函方》。以此得出「金匱玉函，原是葛洪所命書」。丹波元簡進一步指出，把《傷寒雜病論》改名為《金匱玉函經》是在唐代，又具體推測是在唐末，是道家們所為。錢超塵先生在《傷寒論文獻通考》一書中指出，《金匱玉函經》在東晉葛洪以前稱《辨傷寒》。馬繼興先生在《中醫文獻學》中指出《金匱玉函經》的早期傳本尚有雜病內容，唐代以後的《金匱玉函經》才僅含傷寒內容，和「千金翼方本」類同。

這樣，經過諸家的考索，《金匱玉函經》一書的來歷以及《傷寒雜病論》流傳的脈絡就比較清晰了。大致是：張仲景在建安時著《傷寒雜病論》。仲景逝世後，是書流散，其弟子王叔和撰次，在王

叔和撰次的同時，也把傷寒的條文編入《脈經》，此時又有了『脈經本』。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傷寒雜病論》不只是易名，而且有更巨大的離析，當時的世風和醫風，殊重方書，《傷寒雜病論》在晉荀勗的《中經新薄》中又稱為《張仲景方》或《張仲景藥方》。在南北朝、隋唐、宋初，又多次離析改編。錢超塵先生依目錄學中諸書的書名、卷數、輯釋、志考等，理清了張仲景著作的沿革，指出《傷寒雜病論》，在晉代稱《張仲景方》，齊梁至隋代稱《張仲景辨傷寒》或《辨傷寒》。《辨傷寒》在東晉的葛洪即有『金匱玉函』之稱。唐末以《金匱玉函經》為稱，孫思邈《千金翼方》中的『唐本傷寒論』與此書內容相同。此書在唐代與《傷寒卒病論》並傳，《傷寒卒病論》即《傷寒雜病論》，『卒』乃『雜』字之誤。

宋臣林億、高保衡、孫奇等在校正《傷寒論》後又校定《金匱玉函經》，於治平三年（1066）正月十八日校定完畢。在《校正金匱玉函經疏》中，指出《金匱玉函經》與《傷寒論》同體異名的事：『《金匱玉函經》與《傷寒論》同體別名，欲人互相檢閱，而為表裏，以防後世之亡逸，其濟人之心，不已深乎？』這裡還當一提的是，名為《金匱要略》之書，其書內容為雜病。書名的全稱是《金匱要略方論》《金匱玉函要略》。是北宋校正醫書局林億等據王洙氏發現的蠹簡本《金匱玉函要略》三卷，重新編次後的書名。林億等在整理校定過程中，刪去了其中傷寒部分。《金匱要略》與《金匱玉函經》，雖然名稱相近，但內容不同。馬繼興先生考證，《金匱玉函經》在北宋曾兩次刊行此書，南宋也曾有過刊刻，在元、明兩個朝代未見刊本。元代醫家朱丹溪、王安道均沒見過此書。清代初年，上海籍蘇州名醫陳世傑 1712 年從陝西義門人何內翰處得到此書的宋抄本，從本書用『圓』字以避宋諱『丸』字，則知此抄本是南宋傳本。歷經三四年以校勘，於 1716 年完次。次年蘇州起秀堂刊刻了此書。刊本

前有宋臣高保衡、孫奇、林億等的《校正金匱玉函經序》，重校者陳世傑的《重刊張仲景金匱玉函經序》及何焯的《跋》。目前，在國內外還沒見到早於此本的刻本和抄本。這個版本當是《金匱玉函經》現存的最早版本和善本了。

本書刊校者陳世傑，字懷三，清初上海人。自幼學儒，因多病患而喜讀方書，壯年時由上海到蘇州臥一閣坐堂行醫近十年。行醫之際手不釋卷，研精覃思，篤重張仲景、王叔和二人之書，遇急危重證，醫生們疑診不決推卻不治之時，他能濟急挽痾，令同道醫者驚詫稱奇。一生中曾兩次在京師獻藝，雖有貴人急迎延醫，仍謝歸鄉里。陳世傑性豪俠秉直，高亮疏豁，未嘗以醫自誇，務實不求名而醫名大震。汝楫在序中說他行醫「出入里中，乘壞肩輿，有謁必往，切脈診病，其可藥與否常直言以對，不為挾要欺倖。富貴人，或為藥所誤，垂死乃相召；或投藥有起勢，遽以庸醫問之，先生益厭苦，嘗謾語來者曰：吾不能醫富貴人也。儒門單戶，有急相告，即毒熱嚴凍，隨早晚必赴，愈不計其所薄厚。」陳世傑長於仲景之學，愛讀並蒐尋仲景書。曾在書肆上見標有唐人杜光庭撰仲景之《金匱玉函經》者，高興購買回家，啓而讀後知不是仲景之書。在他對仲景書求之益亟之際，好友陝西彬縣義門鎮人何內翰，將手抄宋本《金匱玉函經》傳授給他。他拜受卒業。何內翰還提示他，古之名醫多以醫案示人，囑其刊刻自己的驗案。陳世傑認為刊刻此書意義重大，何先生對此書不自密匿傳我，雖古人尤難之，我當開以傳後。遂用三四年時間，參考諸書，重校而刊行。從卷中標署看，陳世傑的門人張邵煥也參與了校訂工作。其後還有平江余謙牧（心恭）重校，同時有余謙牧的門人張嵩（峻天）參與審閱。

在本書八卷中，前六卷爲「論」，是條文部分，敘述醫理；後二卷爲「方」，是處方。各卷正文前面均記有「張仲景著，王叔和撰次，林億等校正」字樣。書中內容與《傷寒雜病論》大同，但卷一「證治總論」，是在從《傷寒雜病論》分藥而出時所增寫，意在詮解和引起重視，無作僞之意。增寫者不知其誰。從「證治總論」中曾引用佛教經典中「地、水、火、風」及「四百四病」之說，據此推測，可能是佛教盛行的南北朝時的醫家所爲。

本書「論」的部分，既辨六經形證，又辨可與不可之證治。是與今《傷寒論》通用本的區別之處。本書卷七「方藥炮製」之後以兩卷講述諸方，從「桂枝湯第一」到第八卷結尾，以「麥冬門湯方一百十五」終。共一百一十五方。與《傷寒論》的一百一十三方比較起來，多二方，是第三十六柴胡加大黃芒硝桑螵蛸方和第一百一十三方牡蠣澤瀉散方。《傷寒論》的桂枝湯加厚朴杏子湯和豬膽汁導法本書未見，而本書的「又（另一個）大陷胸湯方」和麥冬門湯《傷寒論》不載。本書有幾個方名與《傷寒論》稱謂不同。如：本書之人參四逆湯，《傷寒論》稱四逆加人參湯；本書稱朮附湯，《傷寒論》稱去桂加白朮湯；本書的梔子黃柏湯，《傷寒論》稱梔子柏皮湯等。另外，本書的禹餘糧圓和《傷寒論》的禹餘糧丸，兩書都僅列方名而藥物缺如。

綜上所述，《金匱玉函經》作爲《傷寒論》的古本，以其理論上樸真見實，文獻學的存古推源而有學術價值。歷代醫家稱此書爲《金匱玉函經》，足以表達對此書珍愛寶惜至極尊仰之情。

漢張仲景著

康熙陳氏刊本

金匱玉函經

金匱玉函經

甲午年人日
行筆記

起秀堂藏板

漢張仲景著

金匱玉函經

起秀堂藏板

重刻張仲景金匱



金匱玉函經八卷



和所撰次也其標題蓋亦後人所加取珍
秘之意仲景當漢季年篤好方術以拯天
橫其用心仁矣故自素難本草湯液諸書
咸挾根得髓其為傷寒雜病論實為萬世
羣方之祖自叔和尊尚以後年歲久遠錯
亂放失者屢矣宋治平初命諸臣校定其

目有三曰傷寒論金匱方論

一名金匱以玉函要畧

及此經是也雖未必盡復仲景本書之舊然一家之學粗完余幼讀二論精微簡要務令上口以通思索徧求是經獨不可得後檢鄱陽馬氏經籍考雖列其目而所引晁序則實金匱玉函要畧也則此經蓋自元時而不行于世矣歲壬辰義門何內翰以予粗習張書句讀手抄宋本見授拜受

卒業喜忘寢食惜其訛脫者多甚或不能以句既無他本可校乃博考衆籍以相證佐補亡滅誤十得八九稿凡數易而始可讀則掩卷而歎曰是可報命于內翰矣內翰嘗以古明醫多以醫案示人見愛過實囑刻其平生醫藥病狀之驗者予瞿然不敢當語云三折肱為良醫予雖老是然處方設劑吾斯未信因念是經世久未見而